

第十一回 修法事姪女歸姑 慶壽筵親翁得婦

再說陶公，授計與梅富春，他便到營中哄動了眾降兵，使其逃回，便好做內應外合之計。不意天使其然，這些人盡聽信了。便悄悄地躡身過來，約齊同授計的幾個將官，當有後營千總陳龍、南昌遊擊翟士賢、新召募署用把總張桂、項山、盧三義、朱瑞、秋文七人，各暗藏利器，扮做小卒模樣，並各人部下挑選的精勇馬步兵二百名，亦各藏著火種器械，見降兵走動，便雜在其中，共有四百餘人，竟一溜走到湖邊。

此時已是四更天氣，早見湖內一簇船來，這裏便問道：“來的甚麼船？可是郃大王那裏探路的麼？我們是自家人，日間被擄逃回的。”船上便道：“既是我們人，近船來廝認。”眾人便一擁到船邊，船上的道：“果是不差，快上船來。”看那為首的，正是舒項虎武貴。當下共有戰船二百餘號，賊將十餘人，意欲來劫大寨。

那武貴問道：“你們被他擄去，怎麼逃得回來？”眾降卒稟道：“如此如此，我們便先自逃回。尚有一半不知音的，還留在那邊受苦。”武貴道：“不妨事，少不得今夜去救援他們便了。”祇見陳龍等稟道：“啟大王得知，我們不是逃兵，是陶將軍部下的。祇因舊官在日，我們並不曾受一些磨折，偏是他到任之後，便克減口糧，略有差處，要斬、要穿箭、要捆打，十分苦楚難熬。故此本營的人，個個恨入骨髓，盡欲歸投大王，相幫殺卻那廝。奈不聚一塊，祇有我們一營的二百外人，趁大王部兵回時，跟隨來的。望大王察我等真情，不殺收用。萬幸，萬幸！”

那武貴，纔聽說不是逃兵，早已拔刀在手。直等聽完了，便大喝道：“你們好大膽，把詐降之計來哄老爺麼？”眾人便一齊哭道：“屈了我們一片真心，既是大王疑惑我等，乞早賜誅戮，教我們做伙冤鬼去。”說了又大哭不止。看官們要曉得，這武貴本是江西撫州府人，祖父詩禮相傳，他平日極是好善，兼有一種仗義疏才之癖。因祖業飄零，失身屠戶，後來又犯了事，官司緝捕逼迫，聞得湖中甚是興旺，可以藏身，他便來入了伙。郃長彪見他武藝高強，便教他做了頭目，坐了第四把交椅。白飛天煞朱虎、三眼狗包春死後，他便算第二個賊首了。當日被陶公部將湛國瑛、賈龍追殺殆盡，逃至湖中，復聚得嘍羅六七千人，思欲報仇。先分一半亡命，戰船二百五十號，賊將十餘人，連夜來劫官兵營寨。將近湖邊，恰遇降兵逃回。又見陳龍等如此悲哭，他心上便不忍起來，信以為真道：“既是你們真心實意，我如今要去劫他的營寨，便與我為前導，用心得勝，方信為實。”陳龍又道：“不是小人們胡說，若大王今夜去劫寨，必然無益。”武貴道：“這是為何？”陳龍便道：“陶家近來有兩個軍師，一個姓范，一個姓卜，俱是上通天文，下識地理，呼風喚雨，遣神驅鬼，件件都會。又投降了勇將賈龍等二十餘人，盡皆武藝精通，能征慣戰的。又得精兵五千，也都是賈龍等帶來的。連舊日營兵，共有一萬之數，他又掛了金印，加了元帥之職，賜尚方劍，可以先斬後奏，給他空頭文札百十餘道，任憑填委官員。故此一省的官員，那一個不服他使喚，那一處兵馬不聽他差遣？昨夜得勝了，他有能事的人提拔，照舊提防。大王此去，必然無益，望大王思想便是。”那武貴聽到空頭札付憑他填委官職，便覺心熱了道：“據你們這等說來，此去果是不相干的了。且帶你們一同見大王去。”便把船頭望南，竟向大孤山寨內去了。當時有詩為證：

撥轉源頭棹亦回，且將熱血副渠魁。

部降已識皇恩浩，辯迷先知賊氣哀。

無意茜巾□□□，有心赤膽博雲臺。

從今暗蓄歸誠志，始信萑苻隱大才。

且不說陳龍等在湖中打探消息，不題陶元帥營中之事。再把湛、陶二家家中事體，提起一番。那湛悅江和張氏夫人，知得兩個兒子俱已在陶親家那裏，若幸而平了湖寇，他二人必不脫白。況藥侯親家，忠厚有餘，自然推烏及屋，則兩人功名之地，倒在此舉。因此一門安樂，祇等好消息。

卻說那陶老夫人在家，正值五十華誕，老夫人先同媳婦慧姑商議道：“你公公在家，遇了老身誕日，必然親戚俱來稱賀把盞。今父子俱在任上，家中又無人主持，親戚們也未必盡來。如今祇教幾位女僧，念誦兩日佛經，做些預修的意思，娘子意下以為可否？”慧姑道：“婆婆之見甚是。”即教家人僕婦等，收拾家中。再叫陶旺，去請念經的女僧。當下陶旺奉了夫人、大娘之命，各處去請尼僧。原來雙流縣是一個小縣分，地方僻陋，陶旺請了一日，祇請得四眾尼僧，帶了經懺佛軸鐘鼓魚鉢等件，到得府中。家人僕婦通報，老夫人出來相見了。又教媳婦出來，眾尼各來問訊畢，到後邊茶點。夫人道：“七夕之日，是老身賤誕，特屈師父們來做些好事。祇是舍下寒陋，有慢師父們不安。”眾尼俱各稱謝道：“今日天晚，想不及起懺。”夫人道：“正是，今日初三，明早初四起懺，恰好初七圓滿。”眾尼道：“如此極好。”須臾素齋，夫人、大娘又請眾尼入席。說話間，夫人道：“適纔未及請問師父們法號？寶刹何處？今乞道其細。”一尼道：“小尼住在南門外水月庵中，賤號上智。”一尼道：“貧尼住在城內奉化庵中，賤號果幻。”一尼道：“小尼住在東門外小天竺堂中，賤號印空。”一尼道：“老尼住在北門外上灣村般若庵中，賤號法鑒。”夫人道：“老身意欲再請幾位，多做些法事，難道寶刹四處，祇有師父們四位麼？”那上智、果幻、印空三個一齊道：“敝庵止有貧尼等一個。”惟法鑒續後答道：“小庵共有二眾，一名法鏡，一即老尼。因庵中還有一位小姐，一個侍妾，在內避難焚修，故此留我師兄在彼服侍相伴，獨老尼來奉命。”陶夫人聽見，便疑惑到梅小姐並佛奴身上。問道：“師父，你曉得那小姐是何等樣人家的？姓甚名誰？怎麼一個模樣？”法鑒答道：“那小姐異常標緻，住在庵中，並不肯說出自己家世。祇聞得一個狗甚麼，說是他的哥哥。他平日題些詩句，後邊但寫著‘醒名花’三字，亦不落款。所以連名姓也不曉得。”陶夫人便兩眼流淚道：“這便是我家杏芳小姐了。那侍妾便叫做佛奴，誰知二人倒在你們庵中受苦，好不苦煞人也。”便大哭起來，立刻教家人僕婦跟了，要親到庵中去接小姐。正是：

孤蹤飄泊杳難尋，盡日閑談得好音。

此去相逢驚喜處，一番歡笑一沾襟。

祇見那法鑒說道：“夫人那裏知道就是令愛小姐哩，況貧尼一時失言，那小姐原叮囑老尼，切不可洩漏風聲。夫人若去，未知是與不是，豈不遺累了。”夫人便道：“師父有所不知，他就是梅御史老爺的小姐，是老身的姪女。小姐的哥哥梅大爺，綽號叫做狗低頭。小姐生得絕世無雙，自己起個別號叫做醒名花。今聽了師父所言，必定是他無疑，斷不貽累師父。”法鑒道：“夫人，你且放心，

小姐是便是了，但是前日來有……”法鑿說到這“有”字，便住了口。陶夫人道：“師父有話就說，何必沉吟。”法鑿道：“怨老尼無罪，方敢實說。然事到其口，亦不得不說了。前日小姐到時，有兩個萬安屯聚義的，叫做賈龍、蔡大能送來的。那姓蔡的，不瞞夫人說，就是老尼的外甥。他兩人雖在綠林之中，然做人忠直，不是等閑殺人放火的。就是送那小姐來時，著實吩咐我，好生服侍。又將白銀二十兩，為小姐薪水之費。以後又不常送東西來問候，祇教老尼在門外問句說話，足跡不入庵門。阿彌陀佛，嗚，他二人著實做了一樁好事，又常常對老尼說，我們在那邊打聽甚麼湛相公的消息，一有好音，便來迎接小姐的。”

陶夫人便叫住法鑿道：“如今一發是了。我家老爺、公子在任上寄書回來，曾說及萬安屯事體。公子到京，路經彼處，被他們拿上山去，不意反加敬重，住了幾日，遇著湛相公也在寨內，便同他一齊上京的。湛相公就是大娘的哥哥，因為梅小姐家事體，逃避他方，亦經過他地方，先被他留住在那裏的。說起來這人，果是義氣非常。送小姐到你庵中，想亦是好意無疑了。近日據我家寄書的人說，此人已被我家老爺招安去了。”法鑿道：“怪道前日我外甥來說，有個江西總兵陶老爺招撫，即日全寨人馬，要收拾起身，故此奉賈寨主之命，送銀米來供給小姐。那曉得這陶老爺，就是貴府老爺。既是這樣，夫人便去也不妨的了。趁天色尚早，老尼便同夫人走遭。”陶夫人教三個尼姑相伴媳婦，叫了四肩小轎，家人僕婦跟了，一徑出城。約有十里之外，前面已是上灣村。到得庵前下轎，法鑿敲門，請夫人進內去。祇見那一個老尼，向法鑿悄悄說些甚麼。法鑿道：“這正是來接小姐的，是小姐的姑媽陶夫人哩。”便又高聲叫道：“小姐恭喜，快出來迎接夫人。”杏娘聽了，猶如夢裏，這唬到不小，叫佛奴偷看。佛奴出來，望見是陶夫人，便叫道：“陶太太來了。”杏娘方纔放心，忙出來迎接。夫人見了姪女，便一把扯住道：“苦了我兒也！不必拜了，且到了家裏與你說話。”杏娘祇噙了兩把眼淚，同佛奴跟了夫人上轎。此時日已銜山，慌忙趕入城來。到得門首，慧姑便同上智等三個尼姑，在那裏迎接。到裏面，各各相見了。夫人就把前後事體，向小姐說一番。問及庵中光景，杏娘亦略略回答了些。又道：“祇虧得賈義人，與法鑿師太，不然難見姑媽之面。”此時陶夫人倒把自己生日之事，託了陶旺的妻子支值。打發眾尼姑去睡了，同媳婦與梅小姐，說那別後苦楚、將來團聚的說話。直至天明，家中收拾念經之事，一連如此三日。

直到了七夕那日正誕，姑嫂二人在後廳把盞，拜過夫人之壽，前邊整治酒筵，款待那些外姓親戚、門房子姪，並陶公相契好友來作賀的。因陶公不在家，來領酒的十無二三。慧姑之父湛悅江那裏，卻忘記了親家母生日，直至初六那一日，陶家的請酒帖到了，方曉得緣故。急得手足無措，忙忙的備些禮物，到門補壽。陶夫人反過意不去，對媳婦說道：“親家處不足之鄉，又這樣過費，教人心上怎安。但親家自來，已謝他不盡，切不可使其竟回，煩娘子致意一聲。”慧姑便蜃身到外廂，向父親湛悅江述了婆婆致意的說話，又說知尋著了梅小姐，婆婆就要替哥哥作伐。悅江便歡喜不盡，對女兒道：“等我回家，說與你母親知道，也教歡喜。”慧姑止住道：“爹爹不可徑去，婆婆教我致意，必要爹爹吃了酒去，不可拂他意思。”悅江就領了酒席，方纔回去，與夫人張氏，說知陶家要把杏娘攀親的緣故。夫人亦歡喜不盡。次日，陶家祝壽事已畢，那梅小姐仍舊同佛奴在姑媽家住下。因庵中得了與湛生姻緣有分的夢，心情意況，比前番大不相同。當時有詩云：

幾年託跡禮空王，好夢牽來攪俗腸。
一點心情暗勾引，懶將針線刺鴛鴦。

不題陶、湛兩家事體，祇說那本縣知縣高公，撫字催科，合宜得體，大計卓異，行取到京。是年六月下旬，即奉旨巡按江西等處。七月初旬，報到了江西，陶藥侯便教兒子，同了一員標官，帶三百兵馬，一路迎上，護送到任。

又說當時湖寇，幸有武貴一人，懷了歸順之念，與陳龍、梅富春等，著實相好，收在自己部下。要知究竟如何？祇聽下回分說。
(本節完)

[返回 >>](#) [醒名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